



## 夕花朝拾&gt;&gt;&gt;



后来我才知道，雨后的那些五月菊是父亲清晨到几十公里外的花棚里买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感动于父母的良苦用心。

以前，母亲喜欢养鸡，一来可以生蛋，改善一下生活，二来有客人了，宰一只鸡，一顿饭就变得很香。但是，那些鸡喜欢到处走动，留下满院子鸡粪，一不小心就会踩上一脚，令人生厌。

喜欢干净的父亲想了一个办法，把鸡给圈养起来，在鸡窝旁边开辟一个小花坛，里面种些花花草草，有鸡粪就直接用铁锨铲到花坛里。这样，我们的农家小院看起来既干净又舒心。

花坛里，春天有大丽花，夏天有芍药和五月菊，秋天有菊花和桂花，冬天墙角还能绽放几枝腊梅，四季都是那么赏心悦目。邻居家的大婶大嫂没事儿就到我家串门，坐在花坛边与我母亲拉家常。我则喜欢坐在窗前学习，一抬头，满园秀色在望，花枝招展，格外醉人。

我在县城上高中后，吃住都在学校，两星期才回一次家。但只要一回到家中，我就会先跑到花坛边，摆弄那些花花草草。父亲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我每次回来总能看到一些新品种花草。在我的惊叹声中，母亲会嗔怒道，这些花草比你的爹娘还亲。这时，我会缠着母亲杀鸡给我吃，解解馋。母亲则说，知道你要回来，我早就把鸡炖好了。母亲只放些盐、茴香、花椒，其他作料一概不放，但炖出来的鸡汤醇香可口，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上高三那年，我是班里的尖子生、班

## 雨后菊花

□ 黑王辉

主任的重点保护对象，还是班干部和校广播站站长。我踌躇满志，梦想着考个北京或者上海的好学校，走出小城，到大城市转转，见见世面。几次月考成绩都相当理想，我有些骄傲自满。临近高考的几个月，我有事没事就找借口回家，喝母亲炖的鸡汤，摆弄摆弄花坛里的花草，看看闲书。母亲怪我学习不专心，我骗她压力太大，缓解一下。花坛里，五月菊正开得灿烂，花团锦簇，满园生香。

坐在考场里，我才感觉学海无涯，很多题平时好像见过，可是都似懂非懂，顿时汗出如浆。四门课考完，我感觉这次完了，既没去估分，也没给班主任打招呼，就直接坐车回家了。

“考得怎么样，能考个名牌大学吗？”父亲问我，母亲擀面条的手这一刻也停下了。“不怎么样，考得很差，你们不要问了。”说完，我就进屋躺在床上，感觉天旋地转。窗外的五月菊也无精打采的，在烈日下备受煎熬。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出屋，吃饭都是母亲端到嘴边。“要不复读吧？”母亲说。刚端过饭碗的我猛地把碗摔到地上，鸡汤流了一地。母亲吓了一跳，无声地抽泣着，打扫干净后悄悄地离开了。父母再也不敢问我，只是偷偷地看护着我，怕我想不开。

连续热了几天后忽降暴雨，倾盆如注。

我默默坐在窗前，看着雨中世界发呆。“可惜了那些五月菊，我以为还能开几天呢，这一下雨都淋得不成样子了。”父亲从外面回来，走到我房里说。我不理他，只呆呆地看着花坛里的花被风吹雨淋得东倒西歪，父亲讪讪地出去了。

第二天雨过天晴，郁闷的我也觉得清爽了些，暂时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在床上躺着读普希金的诗集。“王辉，快出来看，五月菊开得比下雨前还好！”父亲在院子里喊我。我出去看时，发现五月菊娇艳无比，确实比几天前更有精神。

“农家孩子，上学是唯一的出路。我年轻时家里穷，好不容易上完高中，考上师范学校，你爷死活不让我上，怕花钱。为这，我恨了他一辈子。有你之后，我把全部希望倾注在你身上。我宁愿你恨我一辈子，也不愿断了你的前程。再说，你看这花，历经风雨仍能娇艳开放。人这一辈子，哪能没有磕磕绊绊，跌倒了爬起来，下次吸取教训就好。人，怎么也比花强吧？”父亲边给花施肥边对我说。泪水湿了我的眼眶，我说，爸我懂了，明年再考一次吧！

开学时，喝完母亲的鸡汤后，我踏上了复读之路，这次，我比以前更脚踏实地，更虚心上进，第二年，果然金榜题名。

后来我才知道，雨后的那些五月菊是父亲清晨到几十公里外的花棚里买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感动于父母的良苦用心。

## 亲亲地叫声“爸”

□ 李红都

## 生活手记&gt;&gt;&gt;



望着公公佝偻的腰身、花白的头发，想起公公每天帮他们接送孩子的辛苦，想想婆婆在世时从不操心做饭的公公如今经常耐着性子为他们包芹菜肉包，包子上的褶子歪七扭八没有形状，味道却鲜美异常……久违的温情涌上心头，她忍不住喊了声：“爸爸。”

热恋时，他带她去见父母。他搂着她的肩，骄傲地向父母介绍着：“她会弹琴，还会写诗……”

未来婆婆的脸笑成一朵大菊花，满脸欢欣地切了西瓜招待她，未来公公却说：“天热，别搂搂抱抱的……”

他尴尬地笑笑，松开了搂在她肩膀上的手。

她的笑容顷刻僵在脸上：初次拜访就遇到难堪，太没诗意了。她推开未来婆婆递来的西瓜，强忍着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水匆匆告辞。

他忙去拉她，她使劲地挣脱他的手。背后传来未来婆婆大声责怪未来公公的声音：“你这个老头子总是说话不分场合，不会说话就少说几句呗……”隐隐听到未来公公委屈地辩解：“天这么热，我不是怕人家女孩子嫌热嘛。”

“哼，还怪有理呢！”她越想越气，挣开他的手飞快地跑下楼。她认定未来公公是个难相处的人。

婚礼上，她幸福地挽着他的胳膊接受亲友的祝福。双方父母都走上前台准备接受他们的行礼。

司仪让她当众叫公婆“爸妈”，面对和蔼可亲的婆婆，她高兴地叫了声：“妈。”婆婆乐得合不拢嘴，甜甜地答应了一声，上前一步递给她一个红包。该向公公叫“爸”了，她转头看着自己的爸爸，心想：公公哪有爸爸亲？所有人都在看她，她只好硬着头皮小声地叫：“爸。”

公公很激动地大声说：“谢谢。”全场哄笑，公公紧张地掏了半天兜，摸出一个红包，走上前递给她，可是不知是激动还

是什么，没等她接住，公公已松开手。红包掉到地上，她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才好。

司仪机灵，弯腰捡起红包递给她：“拿好了啊，再掉了我可捡跑了……”一句轻松的玩笑，让婚礼气氛热闹如初，但她心里多了个怨结：公公太不会来事了……

婚后，因为没有房子，他们只能跟公公婆婆挤在一起住。她亲亲地管婆婆叫“妈”，却总觉得叫公公“爸”太别扭，她和公公很少说话，也不爱听公公说话，并常因公公不会说话惹得婆婆生气而更加深了对公公的不满。

几年后，患慢性病已多年的婆婆突然病情加重。临走时，婆婆留给她一句话：“你爸不会说话，但心不坏，你们要替我照顾好这个倔老头子……”屋里哭声一片，一向威严的公公此时像个无助的小孩子，哭得一塌糊涂。

婆婆走了，她和爱人担起了家中的大梁。生活的压力让她渐渐失去了写诗的闲情，脾气也变得急躁易怒，常常没有缘由地跟爱人和孩子发火。她不冲公公发火，但她也很少与公公说话，总觉得有层无形的隔膜横在其中。

那晚，菜已热过三遍，爱人还没回来。她心神不宁地掏出手机拨打他的号码，没人接，过一段再打，还是没人接。公公戴着老花镜用座机打他的手机，也没人接。

她给孩子盛了些饭让孩子先吃，她失魂落魄地呆坐在沙发上。

突然，手机响了，她一个鱼跃扑上去拿起手机：“你怎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您好，我是正骨医院急救科的护士，您爱人下午意外车祸，腿骨骨折，准备手术，请速来我院……”

她眼前一黑，差点儿没昏倒。挂了电话，她强迫自己冷静，简单地向公公说明了情况，带上建行卡匆匆出了家门。

手术很顺利，但头三个月他是不能下床的。为了照顾刚做了手术的他，她请了假，来自经济和生活上的压力令她身心疲惫，但她在公公面前仍强作欢颜，只有病房外的星光和陪护床上被她泪水打湿的枕头知道她的心有多痛。

一大早，公公提着一兜苹果赶到医院，把工资卡放到她面前：“咱退休金低，也存不下几个钱。这卡你先拿着，用得着的……”

她鼻子有些酸：“这哪行？”

“真是多事！叫你拿着就拿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公公低下头掏苹果，“今天我在这里陪儿子，你回家休息一会儿，中午记着接孩子……”

望着公公佝偻的腰身、花白的头发，想起公公每天帮他们接送孩子的辛苦，想想婆婆在世时从不操心做饭的公公如今经常耐着性子为他们包芹菜肉包，包子上的褶子歪七扭八没有形状，味道却鲜美异常……久违的温情涌上心头，她忍不住喊了声：“爸爸。”

公公手一抖，苹果掉在地上：“什么？”

她深情地又喊：“爸——爸——”

公公愣了下，大声地应着：“唉——”

她低下头飞速用手背擦了擦潮湿的眼眶，使劲地对公公点点头，转身发现，躺在床上的老公也已泪流满脸……